



目 录

一、我的一点意見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 1 ）

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 4 ）

三、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議上的講話（节录）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8 ）

四、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 34 ）

五、毛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38 ）

六、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41 ）

七、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議

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44）

八、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
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53）

九、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
斯诺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56）

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

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 泽 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九五七年七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

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許多錯誤缺點登報批評。民主黨派，教育界，新聞界，科技界，文藝界，衛生界，工商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手工業工人和其他城鄉勞動者，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城鄉獨立勞動者），特別是富裕中農，也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社會範疇的問題。既然有這樣的不同，為什麼通用整風這個口號呢？這是因為整風的口號較易為多數人所接受。我們向人們說：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尚且進

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

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

輕罪重判不對，重罪輕判也不對，目前時期的危險是在後者。禁止賭博。認真貫徹取締會道門。右派學生首領應予徹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並當“教員”。以上各點，適用於過渡時期，都由省市黨委、自治區黨委負責。在不違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條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門受命于省市黨委、自治區黨委和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不得違反。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總題目。大談特談，習以為常，也就見怪不怪了。把人民內部矛盾想通，說開，正確處理一批問題，收了效果，得了經驗，再也不怕了。

再說一遍，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如果黨群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軍隊多次整風，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戰時班上建立互助組，實行官兵、軍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罵人，禁止槍斃逃兵。因此士氣高漲，

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屡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县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

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識，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書記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計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綫上和一个思想战綫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中（右派）当然不可能有領導权，因为他們是敌人；在多数人中（中間派）的領導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領導。必須建立對中間派的巩固的領導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們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他們才懂得他們的大勢已去，沒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們中的多数人（中間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漸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逐漸抛弃，站到无產階級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產階級吃

飯。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讓他們把他們的反动观点帶到棺材里去。但是我們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們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現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縮短時間。当然不是說，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息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時間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轉变为和风細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內，我們已經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辯論，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設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

等項重大問題。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辯論。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經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辯論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們如果不能在这次辯論中取得完全胜利，我們就不能繼續前进。只要我們在辯論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設。这是一个伟大的帶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須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現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現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現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較充分的发展，我們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质基础（現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們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現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時間。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学家、新聞記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

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則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經濟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論，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場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級，在整风、批判右派和爭取中間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經驗，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經驗，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級取得經驗。从現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級取得經驗。城市是教会区級、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經驗。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綫对于許多人說来就不是一句假話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較容易解决了。

省市县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材，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

（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群众，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門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連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

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节录)

毛 泽 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問題。

看起来，我們有些同志，对于馬克思、列宁所說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經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們还不懂得这个問題。他們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評。那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确和錯誤的問題，这是属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

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講話的方法。

不論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开，让群众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让人家讲。罵的結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調动，不論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鍛炼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迁說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离騷。左丘失明，厥有国語。孙子膺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呂覽。韓非囚秦，說难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发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話当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們

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臆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

起头来。而在錯誤路綫领导的时期，則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綫的人們，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糾正錯誤。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調动，对于他們改正錯誤，获得新的知識，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許人家講話。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党章的，上了我們的宪法的，他們就是不实行。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这种錯誤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这种檢討，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滿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动，让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評，晚的，

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評。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現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认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让群众批評，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这种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难嗎？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說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发动他們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說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沒有这样的政治局

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

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还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

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計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順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个范增，給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項羽不听范增的話。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种不同的意見。有个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刘邦。初一报，說是讀書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时期，不見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請。請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連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評了刘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輕視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食其传和朱建传。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

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传达。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应当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归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个負責的应当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县委書記，直到区委書記，企业党委書記，公社党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錯誤，就要担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敗。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揚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經濟。我們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經濟，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資產階級的国家，无产階級专政就

会轉化为資产階級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階級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內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結合起来，就是无产階級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們的口号是：无产階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階級怎样实行领导呢？經過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階級的先进部队。无产階級团結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階級和阶层，对反动階級，或者說，对反动階級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們国内，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灭，地主階級和資产階級的經濟基础已經消灭，現在反动階級已經沒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产階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动階級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斗争。已經被推翻的反动階級，还企图复辟。在

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

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們应当联合那一些階級？压迫那一些階級？这是一个根本立場問題。

工人階級应当联合农民階級、城市小資产階級、爱国的民族資产階級，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員、教授、教員、作家、艺术家、演員、医务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个階級，他們或者附属于資产階級或者附属于无产階級。对于知識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团結呢？不是的。只要他們爱国，我們就要团結他們，并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階級分子，爱国的知識分子，爱国的資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动的資产階級。这些階級和坏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

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那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只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

义的。在世界上，現在还有許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騙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騙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騙之下，他們还不觉悟。但是，他們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魯迅所写的赵太爷、錢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敗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創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現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們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統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現在，将来，我們这一輩子，我們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經驗。不学习苏联，要犯錯誤。人們会問：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統治了，还要学嗎？我們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經驗，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們应当看作反面教員，从他

們那里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坚持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團結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时候，給以适当的回答。我們这个党是被人家罵慣了的。从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罵我們，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罵我們，各国反动派罵我們，修正主义者罵我們；在国内，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坏、右罵我們。历来就是这么罵的，已經听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嗎？（笑声）我們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團結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嗎？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經或者将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会是孤立的嗎？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謀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謀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謀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剝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書記，更不能当中央委員。赫魯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們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夠团結大多数人。所謂团結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

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麼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历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里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历史經驗。

人是可以用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

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对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劝他們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团結广大群众，团結广大干部，团結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見，反对的意見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講話。不要开会时贊成，会后又翻案，又說不贊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个指揮員指揮打仗，三个仗，胜二个，敗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錯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进的。无产階級的大人物，象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

(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
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沒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嗎？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

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

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同志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現在開幕。（長時間熱烈鼓掌，代表們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熱烈鼓掌、歡呼）

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八年這麼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就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熱烈鼓掌）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蓋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

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燾、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

想方面，都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熱烈鼓掌、歡呼）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能不能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熱烈鼓掌）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長時間熱烈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

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們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

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

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他。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們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

二、
外部有
危险。
三、
要
打

和那套人、那套人——都有胜利。
此战时思松是丁人民战争思想。

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那个山头或者那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

題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賬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見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評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結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經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謝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針是这样：凡見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說你們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話，无非是团结起来，爭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內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錯誤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們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員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覺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間派，(笑声)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說候补中央委員就比正式中央委員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資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說

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笑声）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均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

搞到菜吃呀？現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蔣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們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聞記者說，我們这个党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頓。要經過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評論。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紀律的处分了，党章規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經過支部大会，上級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謹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謹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錯。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們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現在外国人捞不到我們的新聞，（笑声）說我們开秘密會議。我們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記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們把他們混到我們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馬上透露出去，紅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力）、关（鋒）、戚（本禹）、楊（成武）、余（立金）、

傅（崇碧）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們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長時間熱烈鼓掌）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 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

綫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堅持持久的人戰，一定能夠排除萬難，取得徹底勝利。

美帝國主義屠殺外國人，也屠殺本國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點燃了美國革命群眾運動的熊熊烈火。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美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我相信，英勇戰鬥的美國人民終將得到勝利，而美國的法西斯統治必然失敗。

尼克松政府內外交困，國內一片混亂，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議美國侵略柬埔寨的群眾運動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個國家的承認。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好。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朝鮮、日本和亞洲各國人民反對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美以侵略者的鬥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北美、歐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鬥爭，都在蓬勃發展。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敗強国，小国能够打敗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敗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 斯诺谈话纪要

(已經主席审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斯：我經常想給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罵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有一个問題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紹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間的交談，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談話比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譯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錯誤有什么要紧？比如：說我是个人崇拜。你們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們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碼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鎮。

毛主席：可討厭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贊

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

在朝鮮出了一百萬兵，名曰志願軍。麥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滿洲，就是東北，結果杜魯門就把他撤了。這個麥克阿瑟後頭又變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這麼變來變去的。也有不變的，比如我們兩個就不變。

我看你這次來訪問比較前幾次要深。你接觸了工廠、農村、學校，這就是研究社會。

斯：現在中國的農業情況很好。

毛主席：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隻手，靠鋤頭和牛耕種。

斯：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毛主席：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後，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

斯：還是很不錯，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較。

毛主席：說有所進步，我贊成；“很大的”，不能講。要謹慎。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主席：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啣！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個男孩子。

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罗，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国，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

决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說要派代表来，我們沒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談不感兴趣，要当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統来談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談。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讲我們的錯誤、缺点了，比如：我們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你說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說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滿意，历来不滿意。当然，不是說沒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現在比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軍隊。那时候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馬，在陝甘才鬧了两万五千人。我說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

王明路線被批判了。

斯：有一、兩件事想跟你探討一下。第一是尼克松來華的問題，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目前他來是不現實的，但尼克松來華被認為是理想的。

第二是關於美國人訪華的問題，我能作為這個問題中的一個例外，感到格外高興。

毛主席：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國，你不是壟斷資本家。

斯：當然，我也剛要這麼說。

毛主席：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外交部知道，不要通過國務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開，又是這種消息非常機密。他選舉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那個台灣捨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台灣關他什麼事？台灣是杜魯門、艾奇遜搞的。然後又是一個總統，那個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後又是肯尼迪。尼克松當過副總統，他那時跑過

台灣。他說台灣有一千多萬人，我說亞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說的，是一个控制的問題，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問題。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夠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 and 欧洲。

毛主席：这个要看政策。你們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夠打敗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噏！噏！噏！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會議，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

拉拉的，沒有多少，財政困難得很，發票子，但是打敗了英國人。

你看我們呢？我們，你那時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據地都丟了的嘛，只有三萬人不到，一塊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地方。噢，還不到呢，因為那時候延安還沒有占領呢。蔣介石可厲害了。以後馬歇爾幫助他，就是杜魯門時代。

你看中國人那個時候，稀稀拉拉，只有兩萬多兵，保安為根據地。這次你又去看了，那時候只有二百戶人家。誰想到我們能夠占領大陸啊？

斯：你想到了。

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領還不知道啊。要到占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松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一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对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

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你們美国有个記者叫卡諾，过去在香港，現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話，他說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覺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話，許多人加以引用。

毛主席：就是要宣传这个。沒有蔣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蔣介石，我們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說：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主席：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騙的一面，西德現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騙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談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認識尼克松，但如果我見到他的話，是否可以說……

毛主席：你只說，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記得你說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

共产党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間，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現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強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們沒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員、小学教員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們在那里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們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里，年紀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結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贊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給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課堂上問先生。学生往往是調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題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錯了。剩下那五十个題目怎么办呢？就說：我不懂，跟你們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們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說：“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許記筆記。如果想睡覺就

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主席：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主席：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

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們也沒有能夠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們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組織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說：出小冊子，看他們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軍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个省沒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主席：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华国鋒，是老人；第二个是現在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

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們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經通过一項決議，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这个現在都沒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語、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紅卫兵一鬧、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你們的尼克松总統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說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們所說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終止。

毛主席：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蔣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們树立刘少奇、蔣介石。我們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們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現在怎么样？

毛主席：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主席：好一点，你說好一点我贊成。你說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贊成。两个东西在斗，

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主席：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

調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識分子、資本家、各个阶层作調查，看他們的生活，看他們的情緒。去調查一个工厂，我是說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夠了吧？

斯：夠了。

毛主席：如果調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調查一个农場，一个星期也夠了吧？

斯：夠了。

毛主席：調查两个农場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調查两所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時間。

調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夠真正認識的。第一，別人不一定讲真話。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夠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調查研究的經驗。当个知識分子，跟工人、农民談話很不容易。誰跟你談啊？他們怕你調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們这些人跟知識分子、小官僚、小資產階級交朋友比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試試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試試看嘛！

毛主席：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

中国之間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時間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時間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時間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主席：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結果如何还难說。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蕩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們的上一輩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們的言談之間的差距日益被人們所認識，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對他們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主席：就是不讲真話。一个人不讲真話建立不起信任。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这样。比如我們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总沒有变嘛，还是沒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評嘛。

斯：你們跟俄国的問題打算解决嗎？

毛主席：俄国的問題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問題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主席：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主席：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主席：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們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主席：听說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鬧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們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

中国批評他們的修正主义，他們也怕。那么是誰先批評我們的呢？這場战争是誰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們教条主义，我們叫他修正主义。我們不怕他叫我們教条主义。我們把他批評我們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們的报上发表。他們就不敢发表我們批評他的文章，他們就怕。你說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請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說是要求停止公开論战。又請羅馬尼亚来讲和，要我們停止公开爭論。我說不行，要爭論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見了他。我說，你說我們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魯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決議上写了的，說他是“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魯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們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們不要，我們請他来行不行？請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給。我又說，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們的爭論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

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主席：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

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主席：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

办，你自己去找嘛！結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統統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們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現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設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主席：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沒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話，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話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学习文件 2

作者 =

页数 = 8 1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前言

目录

- 一、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
- 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
- 三、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四、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 五、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 六、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 七、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八、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 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
- 九、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一九七 年十二月十八日）